

词语本就神圣

——欣读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

■兰善清

旅居广州的郟阳籍作家詹船海新近出版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。

恰如詹船海此前在广州一次工会读书分享会上表达的心迹“读词、明史、致匠心”，他2026年1月出版的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，确实完好抵达了这一境界。继他的《典籍里的中国工匠》风靡读者之后，这本力作以其崇高的主旨、精湛的笔功，以及对华夏文明至诚的情怀著述，一经问世，便征服读者，荣登《中华读书报》2026年新年之初的好书推荐榜。

词语是人类创世历程的结晶，当它从呼啸的时间长风里逐渐凝固为符号，当符号因常用而成为工具，曾经的温度便悄然退去。人们习焉不察，词语便只是词语了。词之初乃至其一路演变的种种气息和圣迹，就不复触摸、不复感知、不复为大众所瞩目了。詹船海先生从人之所以为人、人之所以有手有足、人之所以有劳动，以及人之所以有衣、食、住、行几大篇章入手，说古道今，徐徐引导人们怀想我们曾经的前行历程，重温我们祖先的智慧温度，回望词语照亮劳动时闪现的圣光。往事重现，细节凸显，词语的大千世界被生生激活。如此科普华夏文明、感知人类进步、致敬伟大劳动的叙事方式，可谓匠心独具，为我们认知文明的来处，用心良苦地做了一个学者的学问，进行了一个作家的辛勤叙事。

汗牛充栋的词语中，船海先生只取一瓢饮。撷取今天生活中的常用词——“脑洞大开”“抓”“高手”“模范”“成器”等的生成脉络，“人之初”的几个重要节点便被悉数勾勒出来；从“日月如梭”“好色”“酝酿”“分配”“夯实”“栋梁”“康庄大道”“见风使舵”等词语的娓娓道来中，人们何以成就自己的衣食住行，便一幕幕回放，让人一眼领悟。原来我们的文明根脉，从手足劳作开始，从心灵手巧迈步，从燃起一炉火借力外物起步，从耕耘行远而渐至从心所欲，一步步绽放光彩。“明史”与“致匠心”的立意，经此细腻叙事，已然圆满达成。

不同于一度热度很高、尽情演绎历史文化文化散文著作，《中华词语考工记》首先在学术上做足了功夫。即便拥有充分的历史考据支撑和亲身考察的沉浸体验，即便有借机发挥的空间，作者也不随心所欲铺排，不在细节上冗余赘言，而是严谨、认真、负责任地丝丝入扣地讲述，以真实可考的精工笔触，还原“词”里的博大蕴含。同时，他的文笔又轻松豁达，采用无障碍的笔谈方式，随笔而来、通俗易懂、众口咸宜。比如讲述“织机”这一章，从“机”到“机械”再到“机器”的词语内涵辨异，到纺织水平的日新月异，作者引用大量文史材料，把词语里承载的穿衣往事讲得极其丰富、绵密精深，却又深入浅出。无论是引用《史记》《淮南子》《魏书》《西京杂记》《天工开物》《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》等典籍，还是讲述自己的见闻，乃至插入史料性质的插图，都适可而止，旨在把文史知识说活说透。这便使全书行文文密而又耐读，兼具分量与美感。

词语因劳动创造而神圣，“词语考古”则是致敬劳动精神的崇高方式。



杨菁 莎燕 罗中流 楚奇 李君琦 赵国璋。(图片从左至右)

我眼中的杨菁

■李君琦

乙巳年元旦前夕，市作协沙龙之上，人声喧闹，我邂逅了阔别多年的老友杨菁。她刚自北京归来，爽朗模样半点未改，依旧大方舒展，谈笑间口齿伶俐、语锋锐利，开口便是打趣的言笑，细数当年我们在武汉求学时的趣闻轶事，惹得满座文学青年尽展笑颜。隔着熙攘人群，恍惚间时光凝驻，眼前的她仍是当年那鲜活跳脱的模样。

与杨菁相识，当回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。那时她本名杨肇菁，杨菁是后来落笔成文的笔名。彼时我任职郟县县委宣传部，她在县文化馆工作，因工作交集日渐熟络。初见她时，只觉她是个鲜活明媚的姑娘，爱俏爱美，衣着妥帖鲜亮，平日里爱说爱笑，嗓门清亮，仿佛从无忧无虑绪萦怀，更从未见她垂泪，活脱脱一副没心没肺的娇俏模样。这个印象的改变，源于一场特殊的接待。那日部长李开斌安排我，与县文化局长赵国璋同志到县文化馆，接待两位省里来的贵客——一位是延安时期便声名赫赫的诗人莎燕，一位是武汉文坛泰斗楚奇。当时我心中诧异，这般重量级的文学前辈，何以专程到访小城文化馆？待相见方知，二人竟皆是为杨菁而来。原来这位平日看似爱俏贪玩、略带几分玩世不恭的姑娘，在文学路上的步履却是坚实的，其短篇小说《香女》《莎草婢》《杏儿香》等作品，在省级刊物发表后，一举惊动业界，莎燕与楚奇二位先生，受相关部门委托，专程前来考察，为她调往省里工作铺路。

这消息令我倍感惊奇。眼前这位身材修长、面容白皙的姑娘，褪去平日的嬉笑喧闹，竟深藏着如此扎实的文学功底，实在令人心生敬佩。后来日渐深交，方才读懂她洒脱外表下的执着与热爱。知青岁月里，同伴间多流传拔萝卜、偷邻里土鸡的顽童趣事，这般年少顽劣的行径中，却从有杨菁的身影。他人嬉闹度日之时，唯有她痴恋读书，四处求借小说的执念，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。她曾笑着对我讲，当年为读一本《一个匈牙利的富豪》，夜里躲在知青点的被窝中，借着手电筒的微光，一字一句读到天明。这份对文字的赤诚，历经数十载岁月仍未褪色，多年以后她还一读再读，还特意写下散文《五十年，一本书，那些时光》，纪念那段与书为伴的青涩岁月。我想，这才是杨菁最本真的模样。

杨菁是一个怀揣文学梦的追光者，表面上大大咧咧，嬉笑怒骂，随性率真，骨子里

对读书写作却从没有半分懈怠。莎燕、楚奇二位先生考察离去后，她步入了创作的旺盛期，短篇小说《香女》《悬崖上的星星》《小河涓涓地流》接连见诸省级、国家级刊物，字里行间的灵气与功底，愈发成熟动人。紧接着，《滴泪泉》《沉钟》等中篇小说又相继登上国内重量级文学刊物，她的名字，亦从郟县小城，一步步走向了更广阔的文学天地。此后，省级乃至全国性的笔会、文学讲习所频频向她递出橄榄枝，再后来，北京一家知名杂志社向她发出邀约，她收拾行囊远赴京城，成了一名文学编辑。

再次相逢，已是八十年代中期，地点在驶向武汉的绿皮火车上。彼时我考取中南财经大学研究生，赴江城深造，而她已在武汉大学作家班就读，恰好同路。车窗之外，风物次第掠过；车窗之内，我们畅谈近况。彼时的她，已是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，眉宇间满满的踌躇满志，言语间皆是对文学的热忱与憧憬，一心要在八十年代那股汹涌的文学浪潮中，奋力奔跑，不负心中热爱。

功夫从不负有心人。武大毕业后，杨菁被分配至中国戏剧学院，主讲写作课程，传道授业之余，依旧笔耕不辍，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。数十年来，小说集《从前有座山》，长篇小说《欲望水城》《绿水倾城》《在埃及说分手》，学术评论集《在舞台深处邂逅》等一部部厚重之作相继面世，每一部都凝聚着她的深邃思考与岁月沉淀。从郟县文化馆里那个爱读书的姑娘，到京城学府中教书育人的教授，再到笔耕不辍的作家，杨菁的人生，始终与文字紧紧相依，每一步都朝着初心笃定前行。

此次重逢，杨菁特意赠予我一本刊登着她散文专集的《大武汉》，扉页墨香清浅，内页的作者介绍里，清晰列着她这些年的重要著作，更记载着她的足迹已遍布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。闲谈间她坦言，年少时的梦想，便是做一名作家、走遍万水千山，如今皆已得偿所愿。这恰应了明朝书画家董其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箴言，更契合了俞敏洪在《人活到点上》中的论断——人活到点上的标准，便是年轻时的梦想，终能得以实现。

回望杨菁这数十载光阴，从知青点被窝里借光读书的少女，到文坛深耕不辍的作家；从郟县小城走向五洲四海，她守得住初心，追得上梦想，笔底藏乾坤，足下踏山河，活成了最丰盈的模样，也真正活到了自己的人生点上。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wbzw@163.com

8

武当风

作品

责任编辑：王勇 编辑：李持 版式：熊东燕
2026年2月9日 星期一

